四季

盛夏,南方的一枚绿

□龚馨雅

如果夏天有色彩,那一定是绿色,它是大自然本色,自带清凉,充满着治愈力。裹挟着南方气息的绿,热烈又纯粹,热烈的是阳光,纯粹的是色彩。骄阳下的绿,不掺杂质,清新,发亮。

南方入夏是早的,阳历五月已有夏意,当大片大片的绿蔓在枝头,爬上墙头,铺展在地上的时候,千娇百媚的春天已经悄然退场。等到七八月,盛夏当时,你就陷进绿的汪洋大海里了。

南方小镇的盛夏,是一枚一枚的绿铺叙而成的。长长的夏日若是没有绿色滋养和润泽,山失了生机,水失了灵气,人间烟火也定然是熬不过这盛夏的。绿,它不只是南方每一寸土地用来呼吸的肺,它还是游子们的乡愁,是每一座城镇的诗意灵魂。

这盛夏的绿,在南方,随便牵引一株一片,那都是乡愁,是诗文里的魂。巷口那株巨大的翠冠绿榕,长青萦绕在多少旅人的仲夏梦乡里?那绿色掩映的鸟啼蝉鸣,是几多游子回不去的乡音?那阿嬷菜园里的每一畦绿,又是多少昔时少年忘不掉的美味佳肴?那烈日下红土地里郁郁葱葱、深深浅浅,一眼望不到头的绿啊,每一枚绿都是农人们生活的希望,也是无数从这里跋涉出发的少年心中的乡愁。

从大路出发,走在街道两边的绿荫下,沿着绿荫织就的翠幕,踩着光影,慢慢走。绿荫下有人在专注等公交,有人匆匆赶往家,有人奔赴某个目的地。当然也有例外,比如一个刚长成的少年突然调皮起身跳跃,触碰那高高树梢的绿,转头向同伴一笑表示炫耀,那笑声里有绿的生命力。你沿着绿走,这绿没有尽头,走到该拐弯的地方,拐弯,拐进巷子尽头,尽头是家长里短、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日常。

那里还有一院子葱茏的绿等着你。庭院的果树,枝繁叶茂,枝叶间青芒垂挂着,青黄色的龙眼一嘟噜一嘟噜也垂挂着。花盆里的富贵竹、绿萝、发财树都挺拔着。这些家常绿,一律带着南方的口音,温润和气。它们守着天井的清凉,院里的时光,在墙角根边蹲伏着,在案几上端坐着,等着那推开院门的"吱呀"声响。那一声响带着眼风过来,唐诗宋词的风雅全在这绿色的风致里了,只等袅袅南音一起,这绿就摇曳生动起来。

绿色充盈的小院,暑天是最快活的时光。晨起,阳光不燥,满庭铺洒,风是清凉的。竹椅一把,凉茶一盅,慢慢喝,慢慢品,真乃"此时情绪此时天,无事小神仙"。日上三竿,神清气爽,该干啥干啥去。日头当午,满院树荫翠影,躺椅纳凉,"树阴满地日当午,梦觉流莺时一声",悠悠醒来,竟不知昏晓。夜晚的绿带着暮色,深沉了几许,温柔了几许,这绿是温婉情绪的着落点,是故事的生发点。海上的风一刻不停地催促着叶子,它们歌唱,它们跳舞,和着幽幽咽咽的南音戏曲,思绪便不知飘向何处去了。

酷暑当头,绿以主人的姿态护佑着一众烟火人家,他们的起居住行,他们的喜怒哀乐,不受酷暑的干扰,工作生活在绿中伸展延续,平静如常,安稳如常。

每日佳句

日出是免费的,春夏秋冬也是。

诗语

拥 挤

□庄学培

七月二十六日以后
午后雨一直下
我和母亲
住这一亩地
暑气 拥挤

雨 有粗有细
粗雨 接进瓦缸里
细雨 湿到黑靴底
母亲的小腿青筋
凸起亮眼 带着
喘气的艾草味

每次在城里下定决心
一头撞进家里
竟有些许窃喜 天地养绿
我是绝对的休眠体
事实上 斑斑锈迹
在一杯高温茶面前
铁木农具 已握不住
——特别是服用头孢的这十天
特别是离开酒
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

钉马掌

□蔡天敏

(CFP 图)

古早时,故乡闽南小镇是个通衢要道,过往的牛车、马车、脚踏车很多。小镇上的修理铺也多。这不,在大路旁的池塘边上,就竖着一个拴马柱,这里有个专门给马儿上掌的露天铺,它的外观呈两个"门"字形,像一个大号的"双杠"。要给马蹄钉上铁掌,就得先把马固定在"双杠"里。钉马掌师傅姓钟,畲族人。他穿着一件帆布围裙,木箱里的工具,有锤子、锤垫、铁钳、刨刀、凿子和好几条粗大的绳子等。

做这种生意是时有时无的。钟师傅闲下来时,就从箱底掏出一个木制象棋棋盘,和人对弈起来。他的这份闲适,倒有些闲云野鹤的范儿,我很是喜欢他的这点劲头。等待的时光,用娱乐来打发,那是最好的。

偶尔,生意上门。钟师傅叫人顶替他下棋,把棋摊挪移到附近一棵大树下。他把马从马主人手上牵过来,伸手摩挲马的鬃毛,再撩开马嘴看看它的齿口。那马看见缰绳握在陌生人手里,眼神有些惊恐,"咴咴"叫唤着。马的主人拍拍马的屁股,示意马儿不必惊慌。钟师傅这套动作,是在端详马匹,摸清马的性情与年龄。

开始干活了。钟师傅用两条长绳把马半悬吊在"双杠"里,那马一慌便嘶叫、扭动,不停地尥蹶子,还疑惑不解甚至带着怨恚望向主人,而马主人在一旁充当帮手。钟师傅对马的激烈反应不理不睬,用力抬起一只马腿,搁在弓步形态的膝盖上,拿铁钳卸下马蹄上已经磨损、厚薄不一的旧铁掌。拔、敲、摇,几个动作轮番用上,马儿随之不住咴鸣。而后,钟师傅拿布擦拭马蹄,取一块新铁掌贴上去比划尺寸。大小合适,他便拿起刨刀,削去马蹄厚薄不均的硬茧。这个环节最为难熬,马儿受不了这番折腾,不住扭头、摆尾、踢腿,目光直直望向主人,仿佛满是末日来临般的恐惧。钟师傅不为所动,一下一下稳稳削茧。等到削得差不多,他撮起三四根铁钉含在嘴里,拽起马腿搁在锤垫上,挥锤猛敲,铁钉便一根根嵌入马蹄。这期间,马的主人一手攥住辔头,一手捂住马眼,一来稳住马匹,二来予以安抚。马与人之间的交流,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。

马有四蹄,通常全都要安上新铁掌。更换过程里,马匹自然恐惧又恼怒,它哪里懂得,钉马掌师傅是要为它穿上新"鞋子"。马踢蹬在所难免。听说钟师傅胯部曾被马匹狠狠踢中,痛得几乎晕厥。看着他奋力钉入铁钉,我总暗自担心钉子会不会扎透蹄底伤到嫩肉。倘若真的戳伤,招致马匹踢踹,一来是自己操作有所闪失,二来也像是马匹直接的报复,情理上都说得通。

给马钉好铁掌,钟师傅收拾妥当工具,又接着回去下棋。他的一日时光,就在一动一静之间来回转换。他身旁总围着不少乡亲,吸引众多围观人流,算得上我们小镇上一位"公众人物"。

食事

四果汤

□蔡景典

闽南夏天的清爽是从吃上第一碗四果汤开始的。

行走于大街小巷,一不小心就会遇见四果汤。或是在朴素大方的小店里,或逢路边简单的小推车,你都会情不自禁地吆喝着来一碗,然后豪迈地喊出一个字:爽!

四果汤,起源的确只有"四果"。相传为唐代朝廷派中原士兵到闽南平定叛乱,初来乍到水土不服,受不得湿热气候中了"热病",军中甚为慌乱。好在女将军魏敬精通医理,将解毒的绿豆、去火的莲子、清凉的银耳、除湿的薏米等四项解暑食物合煮成汤,放置清凉后让大家喝下,休息之余,汤到病除。

到了宋代,四果汤已成为街坊百姓夏天防暑降温的食品,并成了市井商铺售卖的夏令美食。此时"四果"也不再只是"四果"啦,可为"五果""六果"等等,碗中的"果"可根据个人喜好加入经井水冰镇过的各种时令水果,但名却还是"四果汤"。

再后来,"汤"也不一定是"汤"啦。打底的可以是蜜水、冰沙、石花膏,或者清热消暑、生津止渴的仙草,但依然称为"汤"。

这便流传成了闽台一道古早味的夏日甜品。

还记得,以前街上店铺有写着"石花膏"招牌的,也有悬挂"四果汤"店名的。到"石花膏"店可以选择加"四果",到"四果汤"店也可以选择加"石花膏"。当时,有点被这关系搞蒙。后来,才知道这可分可合,但搭在一起是绝配。"石花膏"是"四果汤"的灵魂,"四果汤"是"石花膏"的升华。

现在,四果汤不只是夏季"独享"的,而是春夏秋冬"共享"的四季汤。

如果夏天的四果汤是用"吃",那秋天则是用"品"。少了盛夏灼人的热浪,秋老虎的脾气时不时不尽如人意,让你心浮气躁。此时,清爽四果汤的中和作用比秋日凉风吹拂来得快,也来得明显。从唇齿间,过味蕾,入喉底,不急,慢慢来。阿达子的嚼劲Q弹和石花膏的柔韧丝滑,会让你舒坦自在。无需快意解决,来个潇洒妥帖。秋品的四果汤,在老城街巷里,就这样简单地成了烟火日常的惬意。

冬天的四果汤换了气质和风味。脆冰尽数退去,寒性较重的仙草被替代。熬得滚烫的红糖姜水,或冰糖暖汤,缓缓冲入碗中。红枣、红豆、桂圆、枸杞等等暖胃的物品,每一口都带着温热的甜香,也是寒气中恰到好处的慰藉。

春天的四果汤,不必滚烫,更没满冰。要微暖,要稍冰,就得看天时而定。踏青回来,或有春雨相伴。一碗甜润的四果汤,要脆润银耳,还是清甜莲子,舌尖便萦绕着草木新芽气息的清甜。令人神清气爽,安抚着乍暖还寒的春日。

四果汤平时活跃在闽南市井的店面摊位上,吉祥佳日也登上酒店正堂的宴席。闽南人的喜事,不管美味佳肴多丰盛,开场总会有一道甜食,预告好事开头,最后还会有一道不同的甜食,意为永远甜蜜。美味四果汤悄然成了百姓人家"头甜尾甜"的选择之一。

吃四果汤,可以到店里,也可以找路边摊。有品牌的,也有不知名的。我不挑食,都觉得挺好吃的。有闲情的人家,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制作。在我的印象中,样样做的四果汤,也特好吃。

那年,样样还在上大学。趁着漫长的暑假,勤工俭学,做起了四果汤。先是认真查阅资料,后来跑四果汤摊子,细心请教琢磨。店主看这如四果汤一样清甜的学生妹这么诚恳,也不厌其烦地教她。

学美术专业的样样为自己的四果汤摊子命了名,还做了创意手绘招牌,在小区门口一摆,飘逸着青春的气场。邻里纷纷驻足,日日生意红火……

赤日炎炎似火烧,和样样聊天,不约而同又说起这闽南四果汤,满心馋意瞬间被勾起。半点迟疑推脱也无,说吃要吃,当下便忙活起来!

回首

众生

又见冰斑鱼

□涂国芳

记得童年时,我经常与同伴下田捕鲫鱼、捞田虾,有时还捉到螃蟹、泥鳅、鳝鱼、田蚌等小东西,要是机缘巧合,在田垄最顶头的四五丘冷水田里,还会捞到几条五彩斑斓的冰斑鱼。

冰斑鱼比较罕见,偶然在冷水泉里才能发现几条。鳞片各异,有的是腹部银青色,背脊搭配四五条黑色横纹;有的腹部鲜红,眼周有红色斑纹;有的背鳍、腹鳍呈现橙红色或黄色。我们那一带经常发现背部紫色和金黄色交织,腹部为白色的冰斑鱼,可能是一种珍稀的品种。它们像热带鱼一般鲜艳美丽,在阳光照射下,会变幻出瑰丽的光彩。冰斑鱼在游动时,身上的白色、黑色、紫色、红色、黄色等条纹随水流波动,交错晃动,斑驳闪光,显得活泼可爱又不失野趣。

老家大小山峰之间溪涧交错,沟壑纵横。无论沟、垵、垅,人们只要溯着水流往上走,走到尽头一带总会看见出水口。水源往往掩藏在一大块岩石下,有的出自一棵苍老的阔叶树根部,有的隐蔽于塌陷的坑坑洼洼处。水源头的泉水清冽,冰冰凉凉,长年累月汩汩地流淌,形成一泓泓的冷水泉。当你赶路口渴了,干活辛苦了,翻园挖地累了,坐下来,喝上几口冰冰甜甜的山泉水,再静心观望一会儿,或许就能看见几条冰斑鱼游动,你会感受到身居山中独有的惬意与乐趣。

人们来了,脚步声并没有惊动泉中的冰斑鱼,它们不惧人声鼎沸。这些小生灵在泉眼涌流处自由自在地游弋,怡然自得,逆流轻摆,尾鳍微颤间搅起细碎的银光。它们与黄褐色的四脚鱼为伍,与灰白色的山雀为邻,与穿山甲窃窃私语;它们认识绿色的苔藓和攀爬的石斛,读懂深山的寂静和呼啸的山风;它们遽尔相逢于意外,偶尔邂逅于突兀,瞬间消失于无形……

冰斑鱼原生于福建、广东、台湾等地的溪流、稻田中,适应力强且性情温和。记得童年时,我经常与它们会面。后来农田频繁喷洒农药,冰斑鱼日渐稀少,几乎绝迹,没想到如今再度相逢。

一家人回乡度假。一日闲来无事,我带着小孙儿走了一段山路,去查看家用山泉水的源头,忽然发现水坑里有冰斑鱼的光晕晃动,尾鳍划开水波,鳞片在斜照的冬阳下漾起细碎涟漪,倏忽一闪,没入石缝中。小孙儿凝神望着水面,我连忙蹲下身,伸手朝水中飞快一捞,捉住一条,随即扯下旁边一张山芋叶,卷成尖尖的小叶筒,把鱼放入,递给孙儿。我再次俯身,又捞起一条,再三叮嘱孙儿:"小心,不能让鱼受伤。"孙儿小心翼翼捧着叶筒,我们快步赶回住处,寻来一只广口玻璃瓶,轻轻将冰斑鱼放进去,注入澄澈的山泉水。看着冰斑鱼在瓶中自在游动,鳞片闪烁细碎金光,爷孙俩满心欢喜。

夜里,明亮的电灯下,紫金色的鱼鳞在瓶中折射出细密光芒,鱼儿嘴巴一张一翕,仿佛在吸纳故乡的灵气。我与孙儿围着两条冰斑鱼畅谈,久久难以入眠。

结束度假时光,我说服孙儿把鱼儿放回山泉。临别之际,孙儿对着鱼儿低声说着悄悄话……

背影

父亲的"勤"

□吴牛月

2003年春天,父亲放下拿了三十七个春秋的教鞭,回到老家。我帮他整理从学校搬回的旧物时,发现了一本奇特的笔记本。封面发黄,印着一朵牡丹花。笔记本边角卷起,我翻开,扉页上写着的名字里有个"勤"字,落款是"1992年——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"。

我问他,这是谁?父亲正蹲着用旧布条擦一方砚台,头也没抬淡淡地说:"我的大名。"

我愣在原地,第一次知道,父亲还有一个名字含"勤"字。可户口本上分明不是这样的。

我问,哪里来的大名?他停下手,看了我一眼,说:"自己取的。那时候当代课老师,想提醒自己,后来一直自己用着。"

提醒什么?他没说,又低下头。那方砚台,在他手里越擦越亮。

那时,父亲的工资按生产队的工分算,教室在村中央的老榕树下,桌椅各式各样,黑板是旧木板刷了黑漆。他白天上课,放学后下地干活,夜里在煤油灯下批作业、备课。

那样的日子,他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含"勤"字。是鼓励自己,要把勤奋与勤劳当作本分。他还写了四个字"业精于勤",贴在房间的土墙上。

我忽然想起读小学时,教室墙上挂着两行字:书山有路勤为径,学海无涯苦作舟。老师指着那个"勤"字说:"这是你们的本钱。"那时候以为,勤就是早早起、晚些睡;就是多做题,多读几遍课文;就是多帮家里干活。

父亲从来不跟我说这些。他只说,把饭粒吃干净;走路看着脚下;天冷了多穿一件。

我不知道他的名字里,藏着一段自己给自己许下的愿。

后来,他转正了,到镇上任教,评上高级教师,教过的学生,一茬又一茬。

那个笔记本,不知什么时候收进了柜子深处。他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提起这个名字,但好像也没丢掉。

那天之后,我常常想,一个人给自己取名字,是什么意思。是想要成为那样的人吧;是把那个字刻在心里,当作一辈子的提醒?

2009年秋天,我到山脚下的一所中学当校长。村里人在学校门口迎我,搓着手,憨憨地笑,说:"你们城里人聪明。"我说:"你们呢?"他们说:"山里人,就会个勤。"

在山中,我看他们天不亮就起来,看他们挑着担子走十几里山路去赶集,看他们从田野回来后还在家门口劈柴、喂鸡、编竹筐。那个"勤"字,不在墙上,在他们手上、脚上、脊梁上。

望着山中的峰峦、云雾,听山风穿过林梢,我又想起父亲给自己取含"勤"字的名。原来他给自己取这个名字,是渴望像山里人一样,把勤当作本分,不问收获,只问耕耘。

2015年8月底,我调至另一所学校。大门内侧有一棵老树,就在树下放了一块大石头,像一艘扬帆起航的船。负责德育的年轻老师建议只刻一个字,明了、简单,能直入人心。问我刻什么,他说他想不出。我脑海瞬间跳出一个"勤"。

我特意选了篆体。篆书的"勤"有筋有骨,左半边是"堇",像一个人顶着重物,右半边是"力",是使力气。合起来,就是一个人,一直在用力,一直在扛着。石头后面,是一面墙。请人做了"百勤图"——一百个"勤"字。

后来,在一次班会课上,我跟同学们说,勤就是每天动手、动口、动脚、动脑。同学们听得认真。教室里静静的,窗外的樟树叶子落着,一片,两片……有一个小女生举手,说:"老师,勤就是好好地生活,好好地做人,对不对?"我说:"对。"

五年前,父亲走了,用一生光阴认认真真地落笔写"勤"字。那本旧的笔记本,如今在我书架上。

茶余饭后

遇见八月

◉这是八月,白昼浮于夜的表面。若以手指月,耳中定会流出银河。
——张媛媛《暑月听蝉》

◉八月的太阳晒得黄黄的,谁说这世界不是黄金?
——徐志摩《八月的太阳》

◉八月下午的炎热,安谧的松酒般的寂静。
——威廉·福克纳《八月之光》

◉夏日八月的大山起了雾,时浓时淡;那条像火焰组成的项链,时明时暗。
——张嘉佳《云边有个小卖部》